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黄逢泰

重編瓊臺藁卷十

明　邱濬　撰

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左户之藏既散內譜之學不傳而士大夫家有譜牒者葢鮮矣今天下分兩畿十二藩服而人家譜牒之作盛於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迹其所以盛

者葢有四焉江鄉土綿地瘠季世割據者所不爭人家所藏圖籍不盡燬於兵火一也習尚淳朴不蓄一切珍奇玩好之物倉卒變起所持者惟文籍二也俗重世家婚配必先門地崛起之家雖盛顯物論終不之與所謂故家右族恃譜牒以為文獻之徵三也人以讀書為業雖田夫販客亦皆粗通文理涉獵書史喪亂之餘文籍散失無所於稽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憶之者四也用是四者故人家譜牒所以能獨盛於他方然其間亦不

能無積習之弊失在於好攀援古名賢顯宦以粉飾其家世張大其閥閱凡劉姓者皆長沙定王之後張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無一族無所自来者此雖天下通弊而於茲則殆甚焉者也予自宦游以来交天下士多矣而於廬陵士尤相親厚所謂士夫者無家無譜牒者近同年友常郡太守吉水龍公遵序出其家譜見示且屬以序考究精詳援引皆有證據不狥前人之失而肆一已之見直疏而旁通之纖悉不遺切而實曲而盡如禹

之導川原其所自來疏其所由分會其所由歸其間分支異派雖若錯出散見其實條理脈絡未始混淆也使後人按圖而求之據牒而考之既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其得古良史作表傳之遺意與予故序而歸之以示龍氏之後人且以告江右之為內譜者云

文昌邢氏譜系序

海內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故其遺風流俗往往而在蘇長公所謂衣冠禮樂斑斑益猶此也其

散在四州者瓊爲多瓊屬邑文昌大族可數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先自汴来盖在宋南渡初至今子姓蕃衍散居邑中者殆居他姓什三四焉所謂五六大族其殷富一時雖或過之至論其盛且蕃未有或先邢氏者也豈非其一姓之尤大者乎族不徒大而且多賢隱而賢者乎不能盡知也所及知者其顯而賢者耳所傳聞者則有宋故某官夢璜以文學政事著聲前代載在郡乘可考也所聞者今某處教諭貴明經潔行所至師仰

所見者則予友蘇郡太守宥也宥字克寛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陞知台州府事尋改蘇郡邑人自國初至今登進士第者僅三人然仕止郎官令克寛年未五十已官二千石守天下大郡清名美政播聞朝野華階峻秩日進日崇不止此也然則今日邢氏之族又豈但大於邑中諸族而已哉邢氏舊有族譜久燬於火至克寛之先大父某府君諮訪故老蒐羅散失粗録成帙晚年以授克寛俾終厥志克寛承命惟謹寢

息不忘者垂二十年始克承先志命之曰邢氏譜系間攜來京師以予同鄉且相厚也屬予序嗟夫氏族以名爵顯名爵以才德著氏族蕃而名爵無聞樗櫟之材也名爵顯而才德弗稱土木之偶也有名爵以表氏族有才德以副名爵則雖在中州聲明文物之地亦云鮮矣而況遐遠之地也哉是則文昌之有邢氏邑里之望也邢氏之有充寬族屬之光也後之承其統緒同其宗盟者益思所以繼之承之光之大之於無窮哉

廣昌何氏家乘序

後世作譜者率遵歐蘇二家説者多病其簡何也葢家之譜視國之史史紀一國之事不得不簡譜録一家之事不可不詳彼其世逺人亡載籍湮没往事無所於稽不得已而畧之可也茍耳目覩所見聞明有徴驗可以貽逺而示範乃亦棄之而不録博雅好古君子所不忍也曾謂仁人孝子而忍忘其先德哉此廣昌何氏家乘所由作也予友大司冦盱江何公廷秀續其先太宰公

所輯何氏家乘間以見示屬為序葢兼本二家之義例而折衷之詳書備録巨細不遺分為六卷一譜序二族譜圖三宗譜圖四家傳五婦德六先塋志而附載貤封制書贈送詩文而終以先世遺事其於廣昌晝錦何氏一族之事詳且備矣凡何氏受姓以来見於史傳者殆無遺焉予嘗讀韓文每疑其序送何堅何與韓為近之說意謂古人因生以賜姓為其後者非所出而冒之容或有之聲音偶爾相近出於一時方言者焉能强人以

必從哉疑其言無所本及讀史記周本紀註應劭曰氏姓註云以何姓為韓後然謂之以為後則固非聲音偶近者矣近世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謂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為何隨聲變為何氏名世宋人去古益遠何所從而得此說哉考之孫愐唐韻韓滅子孫散居江淮間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鄧說蓋本諸此然則鄧說本於韓應氏生二子之前數百年其言必有所本且明言其出氏

姓註非無徵之言也韓子偶未見與抑或别有所出與自昔觀人之國而論其世者必徵諸文獻予竊以謂論人之家世者宜亦然何氏之賢人在前代政事則有武經術則有休名位則有曾三人者其尤者也若以典籍言之則休公羊本旨羽翼聖經得以從祀孔庭垂名千載其次則西疇常言鑿鑿乎布帛菽粟之文宛然濂洛宗旨也今晝錦之何實出西疇太宰公西疇先生六世孫也先生諱坦仕宋為寶謨閣直學士廣東提刑太宰

公中興其後而司寇公實踵太宰公之武父子清名勁節為當世偉人俱以經術發身賢科歷官中外位八座為時名臣本朝革中書省而專任六部今尚書執政大臣也視古丞相然百年以來大江以南父子相繼為尚書者僅見何宗所謂政事經術名位至是益大以顯况公又多有著論大雅君子卓爾不羣其所以具瞻四方傳布後世文獻之足以徵者豈止一時一方而已哉昔漢韋賢父子相繼為相玄成作詩以自劾其述祖德也

曰赫矣我祖慶流於裔於體厥德於赫有聲其勉後人也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今公父子實足以匹休於漢之韋氏而為其後人者盡誦是詩以相勵思齊其先人而庶幾其企及予子與公皆登甲戌進士第同年中志同道合者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貴溪之周坊有鉅姓曰周氏者氏雖周而其實則丘也丘之先出自宋魏國忠定公公之子壽雋以字行生子

汲知饒州汲子必恭始居郡之樂平邑人稱所居曰丘村其玄孫亨通分居餘干之珠湖子真寳者徙邑之墩頭墩頭密邇信之貴溪世與貴溪周坊周氏連婚姻真寳四世孫諱萬軒者生六子時周氏乏嗣因命幼子惟政為其後至今四世矣惟政生子旭鑑守台有聲終浙江參政孫祺守栝致政家居曾孫羆字宗用者又以進士遷屬刑書擢任陜西按察副使今改任于閩將行過予謂曰某與予同年登第三百五十人中惟吾二人者

同出丘宗然某之姓尚從於周屢曾上疏請復之而未遂其志某之心切切于是未嘗旦夕忘也竊恐歷世日遠世有後者莫知所自思欲續本宗世系著其所以然以示後來豫求子一言他日譜成以冠編端予以歲甲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未有同姓者惟宗用一人與予同所出然而列名于金門之榜紀實于登科之録者則又以周姓著予與君固知所自矣而天下之人曷以知其然哉是則宗用之譜不可以不續而予之序亦烏可以

不作哉謹用考吾丘氏受姓之始末俾以繫之世系之前庶其後之子孫知其源流之所自也按志氏譜者謂周太公望國於齊都營丘子孫因以為姓及考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譙周註云姓姜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濰州昌樂有營丘故城凡二十八傳而田氏奪其國夫自太公一傳而為

丁公伋五傳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山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爲姓者不知始於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以爲姓邪雖然天下之地名如宛丘潛丘黎丘之類非止一營丘也況丘氏之外又有所謂閭丘氏葵丘氏梁丘氏陶丘氏廩丘曼丘淄丘之類皆出齊國豈皆太公後與若左丘明見於魯論咸丘蒙見於孟子浮丘稷丘出於列仙丘林丘敦出於夷虜則後世以丘爲姓者亦云多矣安知其不如今世之

人上宫氏之去上東方氏之去方邪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顯融故也然丘姓顯者多著於南朝齊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邁而不及壽雋壽雋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援朱文公張宣公例請吕成公謚葢亦崇尚道學者也是則周坊之丘本於丘村丘村之丘原於江陰江陰之丘其前也有忠定公之建功業有尚書公之尚道學自

分丘材以來雖有顯者而不甚大著抑自墩頭變為𥅳坊之後四世而三人皆紆金曳緋殆若果木然必剥接而後始大榮茂邪雖然枝葉之茂由其根柢之大也苟非厚積其基培植其本輿泉以灌溉之除穢以保養之而欲其蕃䀋碩茂大至百圍長至參天多至成林無也予願凡為丘氏子孫者世世相承積道德以立其基敦仁義以培其本讀書學禮所以灌溉之也懲忿窒慾所以保養之也以是而持家保族則其博大而悠遠豈不

有必然者哉譜成書于此言於卷帙之首非但為周坊子孫告凡分自丘村而出於江陰者皆所當知也雖然豈但江陰哉凡天下丘氏者皆不可不知焉

豐城凃氏族譜序

古者姓氏皆著地望如王則太原瑯琊李則趙郡隴西崔則清河盧則范陽之類是也自中正之官不設左戸之藏不備而內譜之學世不復講姓氏散於天下所在而有不復土著所謂郡望者特空名爾惟凃一姓望於

南昌而其族姓亦特盛於所望之地今猶古也唐以前未有顯者至南唐有凃廙者補豫章志凃姓於此乃昉見於載籍在宋登進士第者有天明有正勝有壎元有溍生皆洪撫間人一郡皆古豫章也入國朝以來凃姓發身科第列官中外者比宋元為盛然皆不出洪撫之間否則其鄰境也其他郡邑間有一二究其所自來其不自二郡分也蓋鮮矣豐城曲江凃氏為邑著姓予所及識者今廣東按察副使凃君君自庚辰進士拜監察

御史一再出巡皆凛凛持風裁今奉璽書整飭兵備于海内予家瓊山時以内艱家居間過予出其所修族譜見示予觀天下姓氏不著地望也久矣今人求王於瑯琊太原求李於趙郡隴西殆猶昔人所謂求釜錡錢鏄刀鈇於鐵爐步也名存而實亡矣孰謂數百載之下千百姓之中乃有一姓獨著舊望如豫章之凃者乎蓋絶無而僅有者也夾漈鄭氏謂凃因水為姓而今南昌志無所謂凃水者豈古豫章郡兼今數郡之地而凃水乃在

令他郡界邪否則古今水名隨時改稱有不同邪或者又謂凃本古塗山氏南昌尉始去土為凃塗姓別出散處四方惟凃至今居洪撫之間為多豈皆南昌尉後邪二者必居一於此矣雖然王氏盛於瑯琊以祥覧兄弟之孝弟李顯於趙郡以贊皇父子之功業苟為不然徒假此以市婚矜世亦奚取其為望哉予願凃氏之子若孫若曾若玄覩憲副君之兹譜惕然感發以為凡洪撫之間凃者倡使皆如憲副君之邁往有為於時則凃在今

世亦將如王李崔盧之在前代矣顧不偉與予因憲副
君請勉書以為曲江涂氏譜序非但為一曲江也蓋以
告凡今之為涂姓者云

五一居士詩卷序

昔歐陽子自號六一居士蓋以已身均於五物之間而各
一之以為六也今潮陽有盧先生者亦自謂筆墨紙硯各
一與已為五而自號五一居士焉得非聞歐陽子之風而
竊取其意與歐陽一五物而為六人居物之間也先生一

四物而為五人資物以用也人居物間人與物猶殊也物資人用則物與人一矣夫凡受形天地間無非物也物物也人亦物也人以一物而物物於衆物之間獨異而且靈故天下之物無一而不為吾之所有故以之而並兩儀謂之三一可也以之而並三光謂之四一可也以之而並八卦九疇則又可以一共八與九矣推而至於百千萬億莫不皆然豈但此四物五物而已哉或者乃謂非吾所有過矣矧今所取之數得天地之中數河圖之中五太極也洛書

之中五皇極也五之為數又合一二三四而成之一水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為土而寓於四行之中交相為用以成萬物缺一不可也人以一身而居筆墨紙硯之間以運用之以紀古今之事以應天下之闕

先生之意葢取諸此與雖然四物亦衆人之所同有者而獨有之可乎葢以人用物衆人之所同以已觀物達者之妙契當虛室生白之處明窻淨几之間召陶泓而來陳玄坦楮先生之腹脫管城子之帽發至

理於心畫之微托幽興於運運之末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斯時也人耶物耶混混然合而一矣烏有所謂五哉先生名旲字懐廣初為潮郡司訓今陞邯鄲教諭云

樂閒堂詩冊序

東吴朱宗遠以樂閒為號大理卿錢唐夏公季爵既為之記會其子水領京闈鄉薦會試春官以書来求予序夫已有之而後心契之契之深而後言之切苟想像而强為之言雖言之猶不言也予叨官于朝日在塵紛擾

擾攘之中求頃刻閒不可得也已非閒者何以知閒之為閒閒且不知又烏知其為樂哉諸之久而未有暫時閒暇之隙矧以衰老思歸有志未遂其心戚戚然恒不樂也欲下筆輒中止曾不知閒所得閒閒而又樂者果何如也雖然閒樂之趣雖未克以躬享而樂閒之理則有可以意推者夫人情之所感者有七惟樂為適意身之所享者非一惟閒為實用適意於其所享用之實以斯人也享斯樂也其諸異乎人之閒也與何者七情之中

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惟樂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也有樂於功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有樂於聲色臭味者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禪悅仙真者彼皆取之於身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真有所得焉惟閒也無所慕於外無所求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虞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室廬我所有也親朋我所有也歲月我所有也山川我所有也天地我所有

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豈多有哉雖然是閒也天靳惜而不輕予人人未易以得之也有父母之養不得也有子孫之累不得也有職業之拘不得也有庸調之給不得也有一於此閒且不可得況得而樂之哉葢必有所不閒於其前然得以享其閒於其後且宗遠自幼辛勤承家業持門戶積久而成緒至是一一皆如其意上有益壯之親康和而清健下有亢宗之子穎敏而

通達甘旨之奉有餘詩書之香不斷内而心也無意外之干外而身也無疾疹之蝕意無嚮而不適用無享而非實一世之人有宗遠此間而不知樂者多矣間而能樂此宗遠所以賢於人哉予故推其意代之言以為所居堂序

觀瀾閣卷序

天下之奇觀孰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地六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潜於地下則為

泉流於地上則為川或為窪池或為沼沚或為溝洫或為澗溪大之為江為河及其至也則為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時而變態非若山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易也是水之為物中有至理存焉而人之觀之也何可以無術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湍急處也人能於是而觀之則天下之物所以球人瞻視而啓人心思者孰有過於是哉太醫院吏目劍川張伯威致事將歸田里介其鄉人林徽京庠生攜

其所謂觀瀾閣卷求予為之序閣在所居之東南葢瞰溪流以為屋也閣以觀瀾為名其亦有得孟子之言矣乎孟子之為此言葢借水以形容道之有本也言雖在於水而意則不在於水而伯威之取是義以名其閣也其意亦猶是否予想當風清月白之秋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湛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吞吐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竒觀者矣雖然末也若夫油然而雲變色欻然而風震撼雷雨交作魚龍出没激於石而為

嘈呟之聲盪於沙而起洶湧之勢盤而為渦旋而為湍揚波而鼓濤噴沫而飛珠夫如是斯可以盡水之變而天下之奇觀在是矣伯咸登是閣而設或遇斯景焉其尚繹予斯言而有契乎其心矣乎於是乎序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歿於王事郡人請于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東卧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歿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次者莫不哀之

冀其更生及其既久也拜其祠下者莫不闕

海航詩卷序

進士陳君朝用起復來自錫山致其鄉人趙滽廣洋之言曰某宋宗室盛國公之裔世居無錫之鴻山幼承祖宗遺澤兢兢戒謹恒恐失墜居臨大海每見商舟出没其中一日之間阽危亡數矣因念人能於安居無事之時兢惕于心恒若舟航之在海也豈復有失墜乎因以海航為號葢用以自儆也鄉人能詩者多遺以詩然未

有序文以發揮其意嵇聞翰林丘太史名予之京師韋為丙一言以為終身之戒可乎君既至首以見請予惟天下之至險者川也而川之大者尤險然則天下之川之大孰有過於海乎是故聖人作易示人以趨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葢言海也觀易於需於同人於蠱於大畜於益於涣於中孚於頤之上九於未濟之六三皆曰利於謙之初六獨曰用於訟則曰不利於頤之六五又曰不可噫人能明於利用可否之際以之涉

世無難事矣廣洋氏未嘗操巨艦以航海而以航海名其居且以自號其殆有得于大易涉川之義也乎則又不止于見危險而恐懼也予以進士君之請致一言以復之曰廣洋氏乎其尚以理為航以海視世本諸理以涉世世道危險一吾理以涉之揆諸理而曰利曰用則持吾誠敬之柁張吾禮義之帆揆諸理而有不利有不可則維吾纜於聖涯下吾杙於道岸

南山主人詩序

嶺南之山其脉皆自大庾而來綿亘聨絡至羊城而止轉而西南或起或伏不過一二里輙中斷斷則五六里或十數里方一起往往枕水上或卧水中或瞰水際其面勢大率向南南為陽明之地陽光所照得之多且先以故景物明媚草木鮮茂視他方為盛幽人莊士卜築者恒據乎兹去郡城四十里許有山囷囷焉輪輪焉居人名之以其形曰圓山景幽物茂而其陽尤佳有崔公松秀者世居其山之南因以南山主人自號一時縉紳

士大夫聞之輒賦詩以歌詠其美其子鄉貢進士鐸稡成帙求予序夫艮為山位東北天下之山皆起自北而趨于南南者山之面也觀人者必於其面居山者必於其陽居山之陽則得抱負之正順陰陽之宜嚮離明之光挹景物之勝可以久安居佚遊觀而為終焉之計貽後之謀矣崔氏之先居此不知凡幾世至公始以自命而詩人又為發揚之噫是山也以人而重因詩而益彰殆將與三百篇所謂南山者儷美于天地間也乎予意

其居處之固必有如所謂竹苞松茂者矣疆理之整必有如所謂原隰畇畇者矣不騫不崩之壽予敢以為公祝至於臺萊杞李以為邦家之基則又有望于公之子若孫云

心師軒詩序

潮郡陳衍于寛一日過予持一帙甚鉅揖予謂此衍所居心師軒卷也相知者往往為詩詠之而翰林修撰安成劉公既為其記之矣未有序其首者幸惠之以一言

予詰之曰子之有心自師可也何賴乎人之言既以求記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在內而不在外者也為主而不為容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今謂心為師則是所以為師者欲也抑不知所以師師者何物與若曰以心師心是有兩心矣予不曉其所謂又烏能為之言願更求諸他于寬持卷去時日將夕歸而坐諸軒間四窓洞開無人萬籟寂然無聲矣歛容端視至於夜半俗氛消盡萬慮閬泯而清明之氣澄澈光朗但覺靈臺之

中凜凜乎若嚴師在焉德容尊嚴冠服整肅可敬可畏謦欬不聞言動中節可觀可法琴瑟在前不敢踰越夏楚在側不敢違犯頓然一悟然後知于寬所以名軒之意有所自也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其以是與明日于寬復來因書所得者為序畀之俾書諸卷端噫于寬所得者其亦與予同否乎　天順七年

友菊詩卷序

五羊有黄處士者以友菊自號既卒其子真定府學司

訓新宦游四方遇天下之名能文辭者輙求為之賦咏
歲久積成鉅帙今年致其事南歸過予求識一言嗟乎
善觀人者不于其人于其友觀其友何如人則其人可
知矣周濂溪謂菊為花之隱逸范石湖又謂其有幽人
逸士之操處士於菊也志同道合真如朋友之相契焉
其為人不問可知矣殆所謂幽人逸士而為人中之隱
逸者與處士往矣然而秋風三徑晩節寒香其友固無
恙也古之孝子不忍忘其親親雖亡也見其執友如見

之然此司訓君所以惓惓于其先人所友之菊也與昔柳子厚自記其先友于碑陰必歴叙其人之大槩以見其先人交游之廣而司訓君于其先友則徧求天下之能文者以發揮歌詠之以見先人志操之同其用心與子厚一也而勤力過之然子厚之自記書其長可也而亦及其短此所以不滿君子之意而君則不自言而必徵夫作者之言而所言者馨香之德介潔之節風霜之操甘美之液非徒不及其短且無短可言也其視子厚

又不獨勤力過之而孝愛之情忠厚之意亦油然見焉

嗚呼處士於物其友之篤也如此於其朋友可知司訓

君不忘其親所友之物也如此於其執友可知予於此

卷重有感焉故不辭而為之序 天順元年

京華勝覽詩序

戶部主事惠陽葉君養正之弟順來京師省其兄未幾

將歸凡與主事君同朝及素所往來者咸賦詩贈之且

題曰京華勝覽夫自越嶠之南北轅以抵於燕所履歷

者非止一所而專以京華為言者紀其大也舉其大則小者在其中矣盖以天下城池之壯宮室之麗人民之衆物貨之夥皆未有若京師者也地大而人衆一覧之頃而天下之大觀畢在焉如游羣玉之府琮璜圭璧瑶琨琳琅水蒼山玄之珍光明焜晃横斜積疊使人不知所視如入武庫之中戈矛劍戟羽旄甲盾鋒鍔犀利炫熠森竦使人莫敢注目如行嵩岱衡霍之間山輝川媚雲蒸霞蔚龍拏鳳跂蒼翠詭異千態萬狀使人應接不

暇信哉其為勝覧也雖然覧之以目而無所得之於心則亦奚益之有昔之人如司馬子長者往往因游覧以成所學非必深居簡出操觚染翰然後為有得也順其勉之庶㡬不負諸公贈詩之意否則兹行為徒行矣予與主事君為同年進士又鄉人也故序諸首

江湖勝遊詩序

予友左吏部時翊持一卷示予題曰江湖勝遊將求諸名人詩寓歸以贈其姻契廖榮仲華者首以序見屬且

曰仲華以商游而志不在商蓋有慕乎司馬子長之游
假商以自名實非商也予曰仲華志不商爾身庸非商
耶今夫天下之人不為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禄農
之力作將以商食而工而隷而釋氏而老子之徒孰非
商乎吾見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
今時翊顧謂仲華商而不志於商可信乎哉雖然昔者
太公望之釣也方其坐于磻溪之上持竿而垂綸語人
曰吾志不在魚以其迹觀之人固莫之信也然求其心

豈真為魚者哉吾意仲華之商亦若是乎耳試因時翊

而問之子之江湖之遊西極乎岷峩東盡于海往來乎

洞庭彭蠡震澤之間覽其形勝訪其人物山之涯水之

滏曾見夫坐釣而志不在釣者乎斯人也業與子異而

志與子同有則必見之儻見其人幸以告吾時翊俾轉

以達之於其長

栢菴詩卷序

客有菴居而環樹以栢者因以栢菴自號人亦以是稱

之環其居之人稍能詩者皆作詩歌詠之既而傳之郡城郡城之人名能詩者繼歌詠之又傳而至於京師京師之人每遇能詩者亦往往為之詠歌焉積久成帙得詩毋慮數十百首其子出以示予求序予得而誦之乃為之序曰栢之見於歌詠也多矣在三百篇有曰如松栢之茂又曰新甫之栢其後騷人墨客亦往往寄情於斯然作者間一二篇而止未有若栢菴斯集之多且備如此是盖不栢其栢且人其栢栢之於人果若是班乎

夫人之於物氣異而理同人之生也受命于天物之生也受命于地受命于天惟舜獨正也受命于地惟松栢獨正也在冬夏青青人而有取乎受命有常之物意不在物蓋在乎受命獨正之人也受命獨正之人非舜也與予知客之意不在栢而在舜然則曷以知其然蓋栢之為物心堅而實其允塞與枝條而達其文明與子爇之則馨香襲人其玄德升聞與柯葉貫四時而不改易其烈風雷雨弗迷與然栢植物也舜聖人也擬栢以舜倫乎

夫鳳儀儀禽也麟師師獸也古之人固常以方聖人矧兹貞材歲寒後凋擬之聖人奚為不可雖然斯言也非予之言也南華生之言也客姓李名道羊城人隱而有德者也其子名傒鄉貢進士今待試于春官云

百里田春詩序

百里田春詩者瓊山人士為邑大夫周侯作也或者傳至京師予聞之嘆曰嗟乎侯何以得此于吾人也哉自昔民之疾視其令若佐如人之患瘃瘧投之以毒劑惟

恐其不能去去之又恐其不亟雖受鍼砭熔灼之苦不恤也又如人誤落賊圍中鋒刃四面攢其身轉身動足輙恐為所中傷一旦幸脫離之夢寐中猶為之驚悸也况肯既去而又留之留之而又為之歌詠贊嘆不已哉詢其所以侯初蒞邑有部使者按部至郡微示有所需意侯素廉貧無以應之彼怒形於言侯不得已借諸官與之已而無以償後使者至典守者訴之邑之士民相率醵錢以代之償後使者知其故用是不拘以法既得

請闔邑之民欣欣然有喜幸之色其中能言之士乃至形於詠歌也如此然不敢直以事言而謂之回春蓋喻侯之德孚于民猶春陽之氣播乎物也夫四時之序春以生物為功然其所生之物或形或色夭夭然以舒暢芃芃然以條達而其所以生生者則初無跡之可見焉侯之為治殆有類于是否乎予不得而知也然邑之人士親炙於侯政治之下必有所徵矣乎傳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侯之謂也昔宋爆

為郡守愛民卹物人謂其為有脚陽春今吾邑人詠歌
周侯之徳亦以春言然則彼哉彼哉其大暑之爍石流
金祁寒之墮指裂膚者與使者今皆故物前使者不欲
顯其名後使者豫章羅公經也羅公清忠公恕持法而
能用法外意君子人也噫温然若春以煦嫗吾邑人者
周侯也所以回春而使百里之間常發生長育如二三
月者非羅公之功而何予故牽聯書之萬里寓歸俾邑
人士書于諸作者之首

續溪項氏紹先詩册序

德興邑治之南若千里有地名續溪邑鉅姓項氏世居焉續溪距宋張忠定公所居吳園村不遠張項世為婚姻家有項生森者張出也予教太學時生為太學生頴然出倫類中予已異之又以其舅氏張公英知吾府事數侍講下益知其為人暨予官內閣生以舍選歷事都府時天下無事戎務清簡得以暇日從事佔畢予延之於家塾訓孤孫以端其蒙養之初且將朞矣今係籍

銓曹將歸故鄉温習故業以俟再試臨行出二册以示予且曰森高祖養默翁嘗去家一里許小茅山下建屋數楹即山名名之以為讀書之所山前臨溪又搆重閣而以風泉名焉一時名人多有題詠久傾圮詩文隨亦散失森間於鄉先輩遺文中得其一二慨然思欲復先業之舊然顧瞻故趾薄於先塋乃改建於家居巨山之下其規制亦如先祖之舊仍以舊扁扁焉森來京師徧干縉紳士大夫詩文以昭先志啓後人積久成帙敢希

一言以弁其首嗟乎此正予所以廷吾子訓孤孫之意也陽城有言夫學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孝本乎天性存于人心夫人有之而於父祖子孫一氣相承尤親切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後矣乃不克負荷乃弗善繼述有善義而不為宣揚有基業而不能保守有之若無焉不孝之罪亦焉逃哉是以古之孝子既謹嗣續之傳尤嚴義方之訓良有以夫生居予門下讀書訓蒙之暇未嘗一預外事其身雖處京師逆旅之中而其心無

一日而不在桑梓松楸之下觀其於先世之故業遺文起其廢於數世之後播其美於衆賢之言裒爲鉅帙以遺後人使其對手澤而永君子之澤即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世濟其美寧有既邪所謂宣揚善義保守基業之孝生蓋有之項氏可謂有後矣他日必當大有所成就不但已也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區區所以托孤孫於吾子也其將来必有所效法而興起也夫

宦途履歴圖詩

金川盧公崇秩明尚書蔡氏傳由庠序歌鹿鳴遊太學試春官進對大廷擢監察御史歷湖廣按察副使未幾陞貴臬正使階嘉議大夫秩正三品冠神豸之冠腰鈒金之帶奉九重之命掌一方之臬事可謂顯矣好事者即其平生履歷繪為圖十有一各命以名搢紳先生聞而榮之隨其名而賦以詩成化乙未公覲闕庭出以示予屬序其首公自登進士以來凡三任皆風憲也夫仕進之途多矣而莫榮於進士歷官之階亦多矣而莫要

於風憲世人之所以歆艷而愛慕之者得其一且以為
榮公乃兼而有之凡平昔所以講明於庠序者試於有
司舉而用之於内臺糾察之時發而施之於外臺廉問
之際何者而非自唐虞夏商周四代書中來邪畫者得
其形似詠者言其梗槩未必得公之心也公宅心平恕
與人交不為城府歷官所至忠慎廉正雖不為矯矯之
行赫赫之名而吏民自然化服盖庶幾有古老成之典
刑焉此則公心也雖公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區區

丹青之微言語之末所能形容也哉即是圖而觀之公仕宦如人之登階梯然舉足愈數則其身愈高不致其極不止也雖然致身于崇高之地固必假于階梯所寘之地必得夫平正固實之處然後有所凴藉而安以立焉不然吾恐其揺動而傾仆雖欲須臾焉以寄其足不可得已況欲致其身於崇高之地乎所謂平正固實之地公之心是也予與公交幾三十年知公之心最為親切故舉以序諸作者之首使後之觀是圖咏是詩也知

公之所以致顯榮而漸底夫崇高之地者皆本其一心也所以養其心而擴之者則又本乎五十八篇之書焉於是乎序 成化十二年

琴鶴東人詩序

香山何用中自號琴鶴東人歲丁酉携琴自羊城湞溪越庾嶺沿章江而下會于大江抵金陵歷淮泗齊魯之境以達于京師浼其官何公為求朝中名卿才大夫詠其所以為號者既成帙而以序引見屬昔宋趙清獻公

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時人稱其清蓋真有是二物也今用中所至携琴而已未必與鶴俱也而併以琴鶴為號何邪按蔡邕琴賦有云繁絃既抑雅聲乃揚而繼之以別鶴東翔之語江總琴詩亦云可憐嶧陽木雕為綠綺琴而繼之以戲鶴聞應舞之句則琴中有鶴也尚矣人患無琴爾不患無鶴也琴之所至鶴必隨之誠能調均而按徽涉綠水而奏清徵分析節度窮極窈眇則聲音感召之妙理契合之符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奚必

圓吭而脩趾惟頻而骶耳蹁躚以起舞於搏拊之餘嘹唳以和鳴於操弄之頃夫然後謂之有琴與鶴也哉用中出自嶺海質美而氣清世以賢雄其鄉自幼有志世用既而擺落世務抗志青雲之表性嗜古琴以禁邪之具與警露之禽物異而趣同也因以琴鶴東人自號盖自方於昔人所謂東道主人者焉當夫風清月明之時宴坐清泉白石之間按徽而度曲以為別鶴之操安知夫寥廓之表無有所謂玄裳縞衣翅如車輪戛然長鳴翩

翺而來下者耶誠有之則予言為不誣矣用中生清明之時居清幽之地以清楚之姿而為是清物之東道主又得清德如何公者為之求名公卿之清詩妙句以發揮之豈非天地間一清事哉予故不辭而為之序成化十四年

南陵劉氏八景詩序

宣之南陵劉氏世業醫至時用甫繼其父為其邑之醫學官所居之勝其景有八時用各命以名一時縉紳大

夫多賦詩詠之既成帙虛首簡以徵予序予觀時用即景以為之名者有深意焉葢自醫而歸之儒本乎人而徵之天也夫黄眷之杏蘇耽之橘此固醫之妙用也至於感太乙爇火之光寫清淺横斜之趣契中通外直之理固晚景寒香之節非儒者不能焉然亦人事之常耳若夫産駢莖之竹同穎之禾則有非人力所能到者矣非天孰為之耶異乎哉時用即景以命名也殆亦有意於合儒醫之道會天人之際者乎抑或其意不出于此

而偶有合於彼乎使誠有意於此其必勉勉循循攻其世業反而求之乎吾儒之道無或少怠焉則人事盡而天理見矣祥瑞之來庸不可異乎予聞時用之尊甫年幾八袠尚康強無恙由醫而通儒者其於天人之際深有所契時用之命兹名必有所受持予言歸而叩焉而亦有合乎是為序

重編瓊臺藁卷十

重編瓊臺藳卷十一

明 邱濬 撰

序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宋人有言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位之羈既都榮顯又享清閑惟學士然也學士之職在前代為榮選然所掌者大封拜大詔令大制作之外下至於青詞齋文

口宣致語之類無大關係者皆俾為之殆無虛日榮則榮矣然謂之清閒則恐未也較之他曹局稍為優爾我朝之制制誥詔勑之外編纂講讀之餘一切屏去浮文凡前代所謂禱祈宴會之事恒希有焉其職務尤為清以閒也予友徐時庸先生以翰林侍講擢拜侍讀學士往掌南京院事南京雖曰根本之地然自文廟遷都之後百官衆職咸隨以北凡諸司留務比舊為簡而翰林殆甚焉當崇儒右文之世為文學侍從之臣據龍盤虎

踞之盛有金馬玉堂之榮優游容與于廣內延閣之間無簿書之煩無應求之雜印文生綠寶篆凝香纖塵不侵衆籟俱閒昔人所謂凌玉清遡紫霄者真誠有之豈但比方議擬之謂哉先生行有日矣予既詩以送之其鄉人仕京者又求文以贈惟南京祖宗創業之地而翰林之建首昉於此而最先居是職者景濂先生也景濂先生際遇太祖高皇帝肇造人物以開一代文明之治蓋當代文宗也今先生以文學之選居肇基之地繼大

賢君子之後幸無他務相侵擾且多暇日而有餘力所謂鋪張宏休揚厲偉績繼前人之志成一王之制以詔方來予不能無望焉花磚日移槐閣風清支枕聽餘日長無事先生於此時試一思予言

送林黄門使満剌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載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酋長皆受封爵於朝有所更代輒遣使

請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剌加之有國實我文皇帝始為之開疆啓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屬於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

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八䑸徧往支阿舟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逮其回也咸至于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封其酋為王建以為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於天朝世以為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子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来請封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為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為仲仁此行乘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真所謂汗漫之游天下之大觀者咸賦詩

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絕蹤詭觀者哉予聞湍剌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夷歲各齎其所有於茲焉貿易種類恠詭物産珍異其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幹韃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為溜水勢漸下力不

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即沈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與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所謂默伽國者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於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産珍異色色有之罔有欠缺且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霪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與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誥封禮畢宣布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有瓌奇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

廣其心胷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贈許寺丞序

元許文忠公之玄孫曰顒孟敬甫者以名進士出知安平縣九年秩最陞太僕寺丞蓋異數也其鄉友秋官副郎劉宗瀾徵予賀言甚矣名賢之難為後也何也蓋閭閻之子一旦崛起以叨有禄位一言苟善一行苟美一事為苟合其宜人莫不交口稱之譽之傳播之不休若

名賢之胄雖有德善才美表表暴著於其時衆乃漠然若罔聞知間有舉以似人者則莫不曰爲賢者後固當也又莫不曰彼誠可矣較之厥先何如噫甚矣名賢之後難爲也士君子幸生名賢之後而爲衆所責備者如此雖欲同於衆人得乎孟敬登甲戌進士第選試都臺當道者知其文忠公之後也特注意焉或不足之遂出尹近畿地孟敬慨然發憤思大其家聲以振起先人之遺緒一言動一舉措咸惟先文忠是師曰此吾家法也

未幾政聲煜煜著京邑間部使者以聞於朝遂荷旌異之典至是上計天官又以最稱故有是命嗟乎名賢之後果難為乎哉無難也何無難爾象其賢文忠公在勝國時亦以名進士首擢同知遼州既而入為御史贊理中書総䰌臺叅大政薦登樞要屢建大議隱然為國大臣凡其謀猷建置皆足以師表百世後世人臣以道事君者所宜則而象之者也又况為其後人也哉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請以是為吾孟敬賀

贈吕郎中序

古之君子學成以待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用為夷夔則禮樂興用為臯陶則刑教舉用為稷則農事成用為垂則功用利如金之在鎔也惟大冶之所鑄用以割邪為干將則可用以照邪為軒鑑則可如玉之在璞也惟玉人之所琢用以盛邪為瑚璉則可用以佩邪為珩璜則可是之謂不器是之謂有用之才永豐吕君景熈以名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未幾擢為工部主事九年

秩滿陞南京刑部郎中若君者所謂有用而不器者非耶古之人終身仕一官專一職名一能天下後世稱能其官者歸焉如刑必曰臯陶工必曰垂之類是已古之人豈拘於一才一藝而他無所能哉亦惟上之所用何如耳君始讀書中秘以聰敏聞繼遷屬工曹以勤幹聞今之司憲南畿其以明慎聞於時必矣雖然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而設官以掌之所以期無刑也故凡有司百職皆以有事蹟之多為其功課之最惟刑官功

課則以少者為能無者為上焉司刑而使其功課之少以至於無非明且慎者不能也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君其勉之予與君有同朝之好兹其行也求贈言於是乎書

贈王郎中往遼東序

遼左舊隸山東藩司凡邊備多寡之數出納之政咸其部使者主之近用言者擇用廷臣委以邊計上命大司徒簡其屬俾專其任僉議以屬山西清吏司主事王君

表倫大司徒以名聞詔陞為山東司郎中奉璽書以往其同寅某等徵予文為賀且以贈其行表倫故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于之先生子也先生一代名臣表倫得於家庭之訓有素以三百五篇詩擢第為名進士官戶曹雅有謹慎之稱一旦拔出倫類而專任一方邊備之政其將無忝哉予昔遷屬太史氏於先生有舊方幸其有子有以慰其心於冥漠則於諸公求贈言也烏能已於言乎惟茲邊左之地與諸邊不同諸邊僅

臨一方而其所備之地亦惟其方他邊往往地力不足以自給多假内力及鄰境輸運以足之今之遼實兼古渤海之地三面臨邊我國家建立屏藩以扞蔽京師堅甲利兵名城列障相望也形勢為天下最且地有山海之利土肥饒而宜穀粟地之所出者自足以給其地之用朝出内帑行市糴令召商賈行中鹽法用其地之粟供其地之兵内郡無轉輸之勞而邊境有積儲之富其良法善計度越前代矣奈何委之於疎外之臣一切行

因循茍且之政朝議既已懲前失而痛其獘矣今首以
命召君真足以當委任之重哉其尚盡乃心力講求其
獘源之所自遂閉其途旁窒其穴而疏通其流立一定
法以為久遠經常之計使後之繼君者據茲以守沿茲
以行永永而無獘從之則利違之則害如此則為不負
所舉矣自茲以往階是以躋顯位立盛名成大功以光
纘前人者安知非其張本與

賀曹主客序

予友郴陽曹君邦盛以名進士任大行人㳙九載擢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説者謂君前所職者使於四方者也今之盛則任四方之使者也前以大而賓小兹則小来而以大主之彼此往来之間大小賓主之際反而觀之勢位不同而理同君讀書明理必知所以自處而克稱於其職也已予聞或人之言歎曰斯人之言其善於反觀者與羣然天地間皆人也人之生也理同則心同心同則情亦無不同同其情則其所以喜怒好惡千萬人

如一人焉所居之地所履之位所任之事所接之物萬有不同然人之情順則好拂則惡好則喜惡則怒初無彼此往來大小賓主之異也人能遇事物之來而知所以反觀焉知人之心不異乎已而人之所以待乎我者如是則順如是則逆如是則合乎理如是則不以其道凡我所以不喜而怒不好而惡者斷斷乎決不以施之于人不恃其勢與位而惟其理之揆若是者握天下之大柄處天下之大事馭萬民而撫四夷可也大學所謂

絜矩之道孔子所謂終身行之者其在玆與適司正林君萬容率其僚寀求予言為君陞官之贈予因舉向所聞及所論者復之林君曰斯言也非獨可以為君今日贈雖其他日位大僚柄大任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遂畀善書者書於帛以贈

贈刑部李主事序

國家監勝國之弊純以經術取士而用之布列於庶位凡刑罰錢穀之事一委之士類以故今世之官非士不

用士非明經不得進所謂吏者惟掌案牘而已他有所不得與也石磲李君子純以尚書蔡氏傳登進士第擢為南京刑部主事方含鉛槧之習即從事乎刑名律令之間衆頗難之予曰非難也君專門五十八篇書典謨訓誥之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言及於刑者不一而足予不暇遍舉姑舉其要者言焉欽恤明允者有虞用刑之心也敬明審克者周人用刑之心也夫體古人之心而用之以聽今人之辭而求其情麗當代之法而

定其罪夫豈難哉或曰若予之言是欲李君引經斷獄如漢儒所為也予曰不然古今殊時事機無一定之勢今案牘之所具者豈能一一皆如古簡策之所載者乎君誠存虞周之心而不泥漢儒之迹則雖以之掌刑以為天下之平亦優為之矣況一刑官之屬乎君行有日其同年進士新安兩汪君求予贈言故就君之所專門者而摘夫心之一言以為君告君其念之哉毋迂視予言以為老生之常談

贈董侍御考滿序

予友四明董君廷瑞為南臺御史之六年也以秩滿上京師天官卿以陛見詔許復職行有日矣凡在交游謂予於君同年進士且相好也不可無言以贈之予以君之始授職及其初考未嘗有為一言以激厲其初政勉圖其後功者今則再書考矣造詣益深練達滋久其名既成其績茂著乃欲喋喋然以強聒之無乃晚乎僉曰不然古之名臣建事功効忠力往往在久任之後如唐

陽城爲諫議大夫旣七年始一開口論陸敬輿沮裴延齡葢有待而然也雖曰有待然未必非朋友激發之功使當時無韓退之安知其不終默默乎然則言之有益於人也不誣矣子言之毋多讓又曰有初而鮮終官成而心怠人之常情也董君前此六年固已著能聲播美稱矣假令而今而後稍萌毫髮苟且心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山九仞者虧一簣雖其爲人明敏恪勤決不至此然君子惜賢人而憂正人愛助之心自有不能自已者

欲不言得乎嗟乎之二言者皆題也予尚何言哉雖言之亦不能有加矣然而諸君命言之意則不可虛辱也顧雖蠢愚言不足為人輕重請誦古人之言以塞其責焉子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敢以斯言復諸君俾其書於帛以為君贈雖然此豈一董君責哉君歸南臺遇凡與我同道者請皆以是語之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命既下有議者曰君官容臺十餘年於兹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於郊廟及秩於羣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與又曰君發身文儒藴有用之才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用之

階蓋駸駸于茲矣君胡為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詒予竊以為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有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為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為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夷非孔子所謂不器者矣豈其

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深蓄德而廣積學器於身而不器於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況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忻戚於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為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韙之或者退因書以為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賔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儁予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

嘗戚戚於異盖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茍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茍同而已昔者顔回之於仲由别也行者則曰何以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賔將别予以去也敢不竊取顔子相贈之意而為之一言乎且予居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賔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

乎識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畧也贈廷賔者止於是矣廷賔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竢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御若曰惟天惟祖宗全畀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爲齊魯之疆生齒物

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於廷臣孰能任兹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其人皇上曰俞公受命即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工之所以委任而責望於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

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為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强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即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為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滿九載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詔復留公三年至是將獻績如京師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

久於其任也齎洛涕洟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速哉始公以良二千石超拜方伯踰一紀於今適遭方多事之秋中閒王師有事於嵩夷者再冦攘荒札無歲無之疆埸民物日削於前而用度供億曾無改於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為給用於不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於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於十郡六十邑之閒雖窮山絶徼頹垣敗屋之下無處而不到也令制官以三考為滿限稱則陟之公三其考而

又加一焉功課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天顔之覲過家上塜之便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於時入典政本外營四方偕馳而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於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齎咨涕洟以為公去我速也抑何與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即朝廷久任公之意也上皇皇於邉方亦猶下皇皇於室家也一急於謀國一急於謀家是固不暇為公謀也

而公又不自為謀是以專於一方久於一官噫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與矧今上方寤寐英賢念切求舊所以為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兹入覲必將有不世之遇邁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於謨謀之内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為哉予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繹其意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璲瓊郡守吳琛聞而韙之請書於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建閫在廣藩既滿秩復留三年閱寒暑十有三年茲將如京師予既述邦人士之言序以贈其行矣而藩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伻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既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凡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

暫舍甘棠下也其當嶺海多事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夫士以至於輿隸小民所以歎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采而序之幸而藩臬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其意而特諉以子夏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敘情志别而公之撫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

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於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頗稱能言者不能出一喙播揚盛美以為民倡顧使諸公先焉令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腆之文廁珠玉之首而公亦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忍以瀆告為嫌乎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恒多懼何公居名伯之任凡事得以遂直固已多譽矣今公入覲朝廷聖

天子憫其久勞於外必將寵異而大用之佐理弘化以康四海兹其時矣能無懼乎譽於遠而懼於近古之大臣如周召者所以事其君也皆然敢以是望公

贈湖廣楊大參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長以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莆中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即官於是凡三轉其階殆二十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冢宰以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參政或

曰君嚮所考者百官功課也今君出叅藩政而人將於
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無慮乎惟楊子有
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君既知所
以治人矣則夫所以自治者庸何慮焉矧君以閎大博
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
前後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内之百司外之藩服
於凡百司之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
察知其詳究極其實而推原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

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見其弊而不為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即其所以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蒞事舉向之稽文核實於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於躬閱實為之際吾見其優為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君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於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為所遐遺況有器局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

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同翔於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送雲南傳參議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翰林檢討嚴陵傅先生用內閣大臣薦超拜雲南布政司參議命下或以謂予朝廷引用文學老成之士儲之館閣養其才以待用若先生者恒在天子左右備顧問任纂修是固其所願乃使之出佐藩服於萬里外驅馳於川窮山阻之地臨治乎鳥言夷面

之人豈其宜哉予竊惟此正朝廷所以任用儲養之深意也今夫朝著之間百辟卿士豈無先事候情簡髮數米問羊知馬者哉又豈無內深刺骨舞文巧詆令行禁止者哉顧皆不之用而大臣之所論薦聖上之所寵擢乃屬之文學老成之士豈不以斯人也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柔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施之當時見於行事雖若無赫赫顯功表表偉績然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也多矣矧雲南僻在遐荒民夷

雜居種類不一所以治之者尤在成全安輯之的用新進英銳之人一切繩之以法刼之以威雖或取快於一時見效於旦夕及其久也知數窮而威嚴褻而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此古之識治體者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與先生乘傳將之官其鄉人仕於京者求予文以送之予故述朝廷所以選用之意為先生告然則先生亦思所以副其用也哉

送陝西楊叅議序

戸科掌科事給事中姑孰楊君應奎以秩滿陞陝西叅議行有日其同官冉君尚藝輩謂予曰應奎之行其輩竊效淵路贈處之義將有所言以贈之假喙於子何如予曰不能尚藝曰子非應奎之同年友乎奚庸辭予不得已請一言以贈之曰憂范希文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憂其遠而不憂其近非近無可憂者也常人之情慎近而忽遠君子之心則憂遠慎於近耳非有所偏也向也君以名進士擢官侍

從出入禁闥多歷年所固已朝夕接近清光凡上之起
居言動與夫禮度之修政令之施皆身覩而目擊之其
臧否異同得以隨事獻忠固若無可憂者矣然而遐方
小邑流離困斃之苦窮邊絕徼更戍輓輸之勞豈無一
夫或失其所者乎又況失其所者不止一夫也寧能不
動念乎是則可憂者也此則君之已然者今則異於是
矣予願君於向所憂者今則思所以解其憂毋徒懷憂
之之心而無解之之術而又移向之所憂者以憂其所

不憂則庶幾乎希文之用心矣希文者功業在鄜延環慶之間今君臨其經行之處以撫其遺民可不思所以師法之乎先憂後樂希文之用心也立志以希文自期待希希文者之用心也君以經術爲學以儒科發身有志古人者也故予亦以古賢人之用心者期待之諸君以爲何如尚奐曰然遂書以爲贈行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勛爲

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為之喜蓋以公道信於天下卓異之才即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淹於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之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太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茲幸拜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而又適太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為親也昔廬江毛義為親故得一安陽令其

捧檄也尚為之喜動顏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即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庶務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為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朝廷拔君於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死生之必其一一各止其所然後為不辱所

命不然其為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而已

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為君

喜者適足可為懼耳君行有為詩贈之并祝太夫人壽

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予序其端予故述所以喜懼

之意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予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於茲

矣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江浙提學憲臣缺

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上可之即擢浙江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行有日矣或者謂予曰予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其將勸之以講學或者笑予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為師友並登顯要海内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中秘雖為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子又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

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為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百人其賢否淑慝皆於我一人焉是賴是係目睊睊然以環視乎我口呶呶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

我以決陷迷途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黷闇者待我以明汗濁者待我以潔㥄巽者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挑闥跌宕者待我以約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胹必事事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顡一行之少頗彼且羣然笑先生於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蝟興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

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斆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於温故之餘寓問學於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修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於仕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於其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頷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時用通政參議何琮文璧監察御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金紳縉卿

給事中黄甄器之甯珍伯珍間予言而題之請書於帛以為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予及六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偕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之薦紳士大夫咸賦詩贈行虚首簡俾予言以序其相贈之意噫予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遵屬省部歴禮而刑自貳升長聲名藉藉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

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於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鍊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所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於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為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

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疪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於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然偲偲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於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為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脈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又讀

律一旦出刑書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必以是爲言也葢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升廣東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别通政叅議陳君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於予曰請爲序之予觀

諸君之詩所以道情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予越產也知其地里為詳請以此序羣玉之首可乎二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為郡者十而八境於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於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為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於凡海濵之地皆然而尤注意於是拜焉盖以境外即西南諸夷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

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寐雖伏歐刃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為邉鄙患故是拜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處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猺乗我不備越境以為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内生焉於是始撤外之藩籬以為内之捍敝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於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面之寄其為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於斯世惟恐不遇

人所難為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茍紓紓徐徐處乎時履坦塗乘易為之機席可為之資雖有所為則亦無以異於庸衆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為而人皆不能以有為也而我獨優為之然後表表偉偉著見於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覩村落之草莽試為我問諸海濵曰致此者誰與

贈浙江謝僉事序

刑部員外郎祁門謝徳澤用大臣薦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將之官其鄉人仕諸朝者知予與君相與也屬予贈言惟祁門春秋聞天下君始以是經起家進士既而遷屬刑曹今又擢僉按察司事國家按察司以提刑列署蓋以憲事非一端而其尤重者刑也君往者既以是經佐其長以明天下之刑矣今而往僉一方臬事獨能外是乎哉先正有言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聖人律令也吾夫子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寓賞罰之權

其於懲惡也尤深切著明焉於鄭段之克則推見其至隱也於齊侼之歸則結正其罪也於公子嘉之獄則原情定罪也於棄疾之惡則誅其本意也至於商臣之逆則又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於士穀箕父之及則又本忠恕而無偏黨之意於乎聖人本公平正大之理以斷輕重曲直之事昀然中天理犂然當人心誠萬世斷獄者之權衡繩墨也或者謂讀書不讀律則致君無術噫古今律理孰有外於春秋一書者哉律而外乎春秋則

司空城旦書也豈所謂律哉君專門是經既用以發身致位然不知為大司寇之屬七八年於茲所斷之獄奚翅千百曾有一二合於經者乎君亦常引經斷獄如漢人也乎意亦或有之然惟助其長而已不得以專制直遂也今僉憲於一方故事凡天下按察司皆有分道道各有印章歲各遣官巡行其部屬事無大小皆得以獨斷專達君自是得以行其所學矣今夫天下事萬有不齊必權焉然後知其輕重繩焉然後知其曲直使在吾

者無權與繩則事至吾前其不至於枉其輕重曲直之實而倒行逆施之也者幾希春秋者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本諸此以斷天下之大事決天下之大疑迎刃而解矣一方之臬司僉事云乎君往念哉毋迂視予言